

音韵学教案

胡安顺

第九章 上古音的声母

上古音是指以《诗经》、《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先秦两汉的语音系统。上古音或称古音，它是对隋唐时期的中古音而言的。研究上古音的学问叫做古音学。研究中古音的材料主要是韵书和韵图，研究上古音则不可能依靠这些材料，因为上古时期韵书和韵图还没有产生。研究上古音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韵文和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谐声系统以及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异文、声训、注音等材料。

第一节 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和方法

研究上古声母主要依据的是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异文、声训、注音、重文、通假字、联绵字等材料。其方法一般是通过这些材料反映的事实证明中古的某些声母在上古是否存在，然后从中古声母中去掉那些被证明在上古不存在的声母，剩下的便是上古的声母。研究上古声母还有一项重要的材料，即谐声字，不过清人只认识到谐声字是研究上古韵部的材料，而对谐声字在研究上古声母方面的妙用，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第一个把谐声字作为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并通过系统归纳同声旁字组的方法以确定上古声母的学者是西人高本汉。下面我们对几项主要材料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异文 “异文”是指上古文献中同一词的几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如“伏羲”与“庖羲”。

声训 声训是指古注释家对被释词用同音词或近音词所作的训释，如《释名·宫室》：“房，傍也。室之两旁也。”

注音 注音是指古代注释家用同音字或反切为某些字所注的音，如《说文解字》：“絳，紆未索绳，一曰急弦之声。从糸争声，读若旌。”又如《左传·成公二年》：“请曲县繁纓以朝。”《经典释文》：“繁，步干反。”

重文 重文是指古籍中重出的古今异体字。《说文解字》中除正文收了 9353 个小篆字外，同时又将一些异体的籀文及古文（战国时期秦国以外的六国文字）收列于小篆之下，如：“份，文质僭（“備”之误）也。从人分声。《论语》曰：‘文质份份。’彬，古文份。……”

谐声字 谐声字即形声字。《说文解字》中有 80% 以上的字都是谐声字。如：童——僮 瞳 撞 董 幢 撞 衝 撞 鍾……

以上材料每一种都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即异文中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声训中的被释词与训释词、注音中的被注字和注音字、重文中的古字和今字、谐声字中的主谐字和被谐字。两个不同方面的声母在上古按说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如果在今音（指中古音）中它们的读音不相同，如“童”的声母中古音是“定”[d]，“撞”的声母中古音是“澄”[d]，这说明它们在

两汉以后发生了分化。在上古它们或者都读作[d],或者都读作[ɗ],这就是说,其中有一种声母在上古是不存在的。

第二节 研究上古声母的几项重要结论

一、古无轻唇音

所谓“古无轻唇音”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非敷奉微”这组音在上古是不存在的。这组音在上古读作“帮滂並明”。轻唇音是在唐末宋初时期从“帮滂並明”四母中分化出来的。这项结论是清人钱大昕得出的。现将这项结论的证据简述如下:

1. “非”古读作“帮”

*《诗》：“东有甫(非)草。”《韩诗》作“圃(帮)草”。

*《论语》：“子贡方(非)人。”郑康成本作“谤(帮)人。”

*《论语》：“且在邦(帮)域之中矣。”《释文》：“‘邦’或作‘封’(非)。”“而谋动干戈於邦内。”《释文》：“郑本作‘封内’。”

*《释名》：法(非),逼(帮)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谐声字：非(非)—悲(帮) 分(非)—扮(帮) 反(非)—版(帮)

甫(非)—補(帮) 发(非)—拨(帮)

2. “敷”古读作“滂”

*《诗》：“铺(滂)敦淮漬。”《释文》：“《韩诗》作‘敷’。”

谐声字：孚(敷)—浮(滂) 覆(敷)—覆(滂)

3. “奉”古读作“並”

*《诗》“凡民有丧,匍(並)匍救之。”《檀弓》引《诗》作“扶(奉)服”。《家语》引作“扶伏”。

*《史记·五帝本纪》：“东至蟠(並)木。”《吕氏春秋》：“东至扶木。”

*《春秋》：“晋侯使士魴(奉)来乞师。”《公羊》作：“士彭”(並)。

*《释名》：“房(奉),旁(並)也,在堂两旁也。”《史记·六国表》：“秦始皇二十八年,为阿房宫。二世元年,就阿房宫。”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

*《周易·系辞下》“古者庖(並)牺氏之王天下也”,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奉)牺氏之王天下也”。

谐声字：馮(奉)—憑(並) 伏(奉)—垆(並) 凡(奉)—芄(並)

4. “微”古读作“明”

*《水经注·汉水篇》：“文(微)水即门(明)水也。”

*《史记·鲁世家》“平公子文(微)公”,《世本》作“潛(明)公。”

*《释名》：“望(微),茫(明)也,远视茫茫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其宰公冉务(微)人。”《春秋事语》作“其宰公襄目(明)人”。

*《老子》四十一章：“大器晚(微)成。”帛书《老子》：“大器免(明)成。”

谐声字：文(微)—汶(明) 亡(微)—氓(明) 無(微)—樛(明)

未(微)—昧(明)

以上材料说明三十六字母中轻唇音和重唇音在上古只有一类,或者没有轻唇,或者没有重唇。其所以会得出无轻唇音的结论,重要理由之一是在现代汉语中可以找到只有重唇而没有轻唇的方言,却找不到只有轻唇而没有重唇的方言。象厦门、潮州、福州等方言中就只有重唇音而没有轻唇音,这显然是古音的遗留。例如:

	飞(非)	费(敷)	肥(奉)	万(微)
厦门	[pe]	[hui]	[pui]	[man]

潮州	[pue]	[hui]	[pui]	[bueŋ]
福州	[pei]	[xie]	[puei]	[uaŋ]

二、古无舌上音(钱氏称作“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

这是钱大昕所得出的又一重要结论。所谓古无舌上音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知彻澄娘”这组音在上古尚未产生,大约是到了六世纪时这组音才从“端透定泥”中分化而出。下面是这项结论的部分证据:

1、“知”古读作“端”

*《后汉书·杜笃传》:“摧天督(端)。”注:“即天竺(知)国。”

*《书·禹贡》:“大野既猪(知)。”《史记》作“既都”(端)。

谐声字:竹(知)—笃(端) 追(知)—碓(端) 带(端)—孳(知)

2、“彻”古读作“透”

*《诗》:“左旋右抽(彻)。”释文云:“抽,敕由反,《说文》作‘搯(透),他(透)牢反。”

3、“澄”古读作“定”

*《说文》:“冲(澄)读若动(定)。”

*《诗》:“实惟我特(定)。”《释文》:“《韩诗》作‘直’(澄),云相当值也。”

*《说文》:“田(定),陈(澄)也。”齐陈氏后称田氏。陆德明云“陈完奔齐以国为氏”,而《史记》谓之田氏,是古田、陈声同。《吕览·不二》篇:“陈骈贵齐。”陈骈即田骈也。

谐声字:屯(定)—𪔐(澄) 兆(澄)—桃(定) 盾(定)—幡(澄)

以上材料证明三十六字母中的舌头、舌上音在上古也只是一类,或者只有舌头没有舌上,或者只有舌上没有舌头。为什么会得出“古无舌上音”的结论,重要根据之一是在现代方言中可以找到只有舌头没有舌上音的方言,而找不到只有舌上没有舌头音的方言。例如:

	哲(知)	畅(彻)	池(澄)
厦门	[tiat]	[tʰiəŋ]	[ti]
潮州	[tiek]	[tʰiaŋ]	[ti]
福州	[tieʔ]	[tʰuəŋ]	[tie]

“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这两项发现论据充分,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除此以外,钱大昕还认为“古人多舌音”、“古影喻晓匣双声”。其中“古人多舌音”是指中古的“章昌船书禅”这组音在上古也读作舌头音“端透定”,例证如下:

*《诗》:“何以舟(章)之?”《传》云:“舟,带(端)也。”古读舟如雕(端),故与带声相近。

*《诗》:“神之弔(端)矣。”“不弔昊天。”《毛传》皆训弔为至(章),以声相近为义。

*《晋语》:“以鼓子苑支(章)来。”苑支,《左传》之“鸢鞮”(端)也。

《礼记·檀弓》:“行并植(禅)于晋国。”注:“植或为特”(定)。

谐声字:周(章)—周彫雕瑯(端) 至(章)—啞齏埴(定)

者(章)—都(端) 彡(章)—殄(定)

三、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这是章太炎继钱大昕之后得出的结论。所谓“娘、日二纽归泥”,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娘、日二母在上古均读作泥母。其证据主要有:

1.“娘”、“日”归“泥”

*《书》言“典祀无丰于昵(娘)”,以昵为禰(泥)。《释兽》“长脊而泥”,以泥为鬪(泥)。是古爾(日)声字皆如泥,在泥纽也。

*仲尼(娘)《三苍》作“仲昵(泥)”,《夏堪碑》曰“仲泥何恠”,足明尼声之字古音皆如昵泥,有泥纽,无娘纽也。

谐声字:奴(泥)—呶拏(娘) 尼(娘)—泥(泥) 囟(娘)—箇(泥)

2. “日”归“泥”

*《白虎通·德论》、《释名》皆云：“男(泥),任(日)也。”又曰：“南(泥)之为言任也。”《淮南子·天文训》曰：“南昌者,任包大也。”是古音“任”同男、南,本在泥纽也。

*“而”(日)之声类有“耐”(泥)。《易·屯》曰：“宜建侯而不宁。”《淮南·原道训》曰：“行柔(日)而刚,用弱而强。”郑康成、高诱皆读“而”为“能”(泥),是古音“而”同“耐、能”,在泥纽也。

《释名》：“入(日),内(泥)也。”

谐声字：而(日)一耐(泥) 若(日)一诺(泥) 弱(日)一溺(泥)

章氏的“日纽归泥说”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公认,多数学者认为“日”与“泥”在上古是分立的。至于娘母与泥纽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在《切韵》时代尚且为一类,在上古自然为一类。

四、喻三归匣、喻四归定说

这是近代音韵学家曾运乾在他的《喻母古读考》一文中提出来的。所谓“喻三归匣”是指中古的“喻三”(即云母,曾氏称于)在上古读作匣母。所谓“喻四归定”是指中古的“喻四”(即以母,曾氏称喻)在上古应读作定母。例证如下:

1、喻三归匣(下文注中喻三称“云”,喻四称“以”)

*《春秋左氏经》襄二十七年“陈孔奭”(匣),《公羊》作“陈孔瑗”(云)。

*《春秋》“楚公子围”(云),《汉书·古今人表》“楚灵王围”,《史记·楚世家》作“回”(匣)。《音义》：“《史记》多作‘回’。”

*《诗》：“出其东门,聊乐我员(云)。《释文》：“员,《韩诗》作‘魂’(匣),神也。”

谐声字： 雩(云)一鄂(匣) 云一魂(匣) 爰(云)一缓(匣)

2、喻四归定

*《易·涣》：“匪夷(以)所思。”《释文》：“夷,荀本作弟(定)。”

*《释名·释亲属》：“妻之姊妹曰姨(以),姨,弟(定)也,言与己妻相长弟也。”

*《管子·戒》“易(以)牙”,《大戴记·保傅篇》、《论衡·谴古篇》均作“狄(定)牙”。

*《尚书》“皋陶(定)谟”,《离骚》、《尚书大传》、《说文》并作“繇”(以)。

*《周本纪》：“赧王延(以)立。”《索引》引皇甫谧云“名诞”(定)。

谐声字：夷(以)一萑(定) 舀(以)一稻(定)

也(以)一地(定) 弋(以)一代(定)

曾氏以上两种结论的证据都是很充分的,其中“喻三归匣”说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公认,对于“喻四归定”说学术界的看法还不够统一。一部分学者认为喻四在上古应当归“定”,即与“定”读成一个声母;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喻四在上古只是与定母读音接近,但还不是一个声母。

五、照二归精说

这是近代学者黄侃先生提出来的观点。所谓照二(庄组)归精,是指中古的照二穿二床二审二(即庄初崇生)四母在上古读作齿头音精清从心。黄侃对这一观点未著专文论证,只是在其《音略》中定古声母为十九纽,将中古的庄组分别与精组归为同纽,视精组为古本声,视庄组为变声。此举一例:

精 本声。

租 则吾切。古今同。

且 子余切。声同韵变,古亦读如租。

庄 此精之变声。

菹 侧余切。声韵俱变,古亦读如租。

黄氏的这一观点可以从谐声字、连绵字、现代方言等材料中得到证明。

谐声字：

(1) 庄、崇古读为精

斩(庄)一渐(精) 足(精)一捉(庄) 宗(精)一崇(崇)
乍(崇)一作(精)

(2) 初、崇古读为清

刍(初)一趋(清) 仓(清)一创(初) 此(清)一柴(崇)

(3) 庄、崇古读为从

斩(庄)一慚(从) 齐(从)一斋(庄) 在(从)一茬(庄)
秦(从)一臻(庄)

(4) 生古读为心

山(生)一仙(心) 生一星(心) 辛(心)一莘(生)
相(心)一霜(生)

联绵字：

萧(心)瑟(生) 萧(心)森(生) 萧(心)疏(生) 萧(心)洒(生)

现代方言：

在现代一些方言中，照二与精组的读音是完全相同的，例如关中一些方言的情况就是这样。此以商州市话为例：

庄：	捉[tsuo ³¹]	精：作[tsuo ³¹]
初：	炒[ts'ao ⁴²]	清：草[ts'ao ⁴²]
崇：	炸[tsa ²⁴]	从：杂[tsa ²⁴]
生：	师[s ₁ ³¹]	心：私[s ₁ ³¹]
崇：	事[s ₁ ⁵⁵]	邪：似[s ₁ ⁵⁵]

这种现象说明，在上古照二组归精组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黄氏的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原因是黄氏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作充分的论证，另外从精组分化出照二组的条件还没有找到。

第三节 上古声母系统及拟音

以上几项结论，从材料角度看都是有根据的，但材料仅仅是一个方面，况且这些材料都不可能是全面的。要确定这些结论能否成立，还得看它们是否符合音理的发展规律。语音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在一定的时间、地区和相同的条件下，同样的语音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没有例外。如果同一语音到后代变成了几个不同的音，则原来必然就有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条件。例如《中原音韵》中的齿头音[ts]、[ts']、[s]到了后来分别变成了[ts]、[ts']、[s]和[tɕ]、[tɕ']、[ç]两类声母，细音韵母就是导致[ts]、[ts']、[s]分化出[tɕ]、[tɕ']、[ç]的条件，假如找不到分化的条件，便不能肯定地说后代的某几类音都来自于前代的某一类音，因为有可能它们本来就是不同的几类音。用历史语音学的这个理论去分析以上几种结论，可以看出：

1、“古无轻唇音”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三十六字母中的“帮滂並明”只与一二四等韵母及三等开口韵母相拼，“非敷奉微”只与合口三等韵母相拼，帮组与非组属于互补关系。可以这样解释说，上古的帮组声母是在合口三等韵的影响下分化出了非组声母，合口三等是发生音变的条件。2、“古无舌上音”也可以成立，因为三十六字母中的端透定泥只与一四等韵相拼，知彻澄娘只与二三等韵相拼，二者属于互补关系。可以说上古的端透定泥是在二三等韵的影响下分化出了知彻澄娘，二三等韵母是分化的条件。3、“喻三归匣”也不成问题，因为三十六字母中的匣母只和一二四等韵相拼，喻三只与三等韵相拼，二者也是属于互补关系，直到《切韵》时代喻三尚未从匣母中分化出来。除以上三说外，其余几说尚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

原因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分化的条件。

这几说能否成立,学术界目前的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由于此,对上古声母的确立也就有了多少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以黄侃为代表,基本上只是从材料出发,不考虑分化的条件,将古声母归并为十九纽。具体归并情况如下:

- | | | | | |
|-----|-----------|-----------|-----------|-----------|
| 唇音: | 1. 帮(非) | 2. 滂(敷) | 3. 並(奉) | 4. 明(微) |
| 舌音: | 5. 端(知章) | 6. 透(彻昌书) | 7. 定(澄船禅) | |
| | 8. 泥(娘日) | 9. 来 | | |
| 齿音: | 10. 精(庄) | 11. 清(初) | 12. 从(崇) | 13. 心(邪生) |
| 牙音: | 14. 见 | 15. 溪(群) | 16. 疑 | |
| 喉音: | 17. 影(以云) | 18. 晓 | 19. 匣 | |

另一派以王力先生为代表,只承认“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和“喻 三归匣”三说,对其他几说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认为章组与端组、日母与泥母、喻四与定母、庄组与精组在上古只是音近而不是全同。王力在《汉语史稿》、《汉语音韵》等书中将上古的声母数确定为三十二,在《汉语语音史》中又增加了一个俟母。本书基本采用的是《史稿》的说法,只是将以母(喻四)归进了定母。以下是这三十一个声母及其拟音:

上古声母音值表

唇音

帮(非) [p] 滂(敷) [pʰ] 並(奉) [bʰ] 明(微) [m]

舌头音

端(知) [t] 透(彻) [tʰ] 定(澄以) [d] 泥(娘) [n] 来[l]

舌上音

章[tʃ] 昌[tʃʰ] 船[dʒ] 书[ç] 禅[ʒ] 日[n̩]

齿头音

精[ts] 清[tsʰ] 从[dz] 心[s] 邪[z]

正齿音

庄[tʃ] 初[tʃʰ] 崇[dʒ] 生[ʃ] 俟[ʒ]

牙音:

见[k] 溪[kʰ] 群[g] 疑[ŋ]

喉音:

影[o] 晓[x] 匣(云) [ɣ]

陕西师范大学网络学院
二〇〇二年九月